

準備與日本舉行「日匪和平條約」預備會議，來試探日方態度。木村今後將採何種姿態，值得吾人密切注意。

此外，對第三世界，木村已表示在訪美之後，將訪問非洲及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積極展開資源外交。

綜合以上日本參院選舉後情勢演變，田中內閣雖遭巨變，但因各派系尚能顧全自民黨政權前途，暫時未到達分裂程度，維持小康局面。不過田中內閣仍危機四伏，隨時有退陣可能。今後一年內，日本政局能否安定，端視自民黨改革案能否順利推進及經濟危機能否渡過為斷。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脫稿

註①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因有三木、大平、中曾根三大派系支持，田中始當選總裁，三木出任副首相兼環境維護廳長官，成為田中內閣三大支柱之一。

註②田中在去年十一月改組內閣時，福田派入閣者除福田本人調任大藏大臣外，保利茂出任行政管理廳長官，倉石忠雄任農林大臣，町村金五任自治大臣。

註③保利茂與田中角榮均屬佐藤派嫡系，一九七二年因田中未遵循佐藤安排，單獨結合大平、三木競選總裁，使田中與保利分裂；保利系遂與福田派結合，成立「八日會」，成為黨內反主流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田中內閣改組時，福田派有四人入閣，除福田擔任職相要職外，保利出任行政管理廳長官，惟此項人事安排，係由保利所協調促成，旨在團結黨內各派系，成為

強有力內閣，保利亦因此成為田中與福田間重要橋樑，此次福田派內力主福田辭職時，保利始終主張採取慎重態度，並協調兩者關係，至十六日見協調無效，始引咎辭職。

註④三木方案（「自民黨黨務改革方案」）主要內容：

（一）自民黨近代化的目標，在使黨成為有組織之國民政黨，亦為以政策為中心之政黨。為達成上項目標，除了消除一切阻礙之積弊外，並須加強推行政治道義、政策、組織、營運等使合乎時代要求。

（二）解散派系組織：凡現在一切派系組織，不論其是否政治結社，一律無條件解散。同時為根絕派系發生之原因及防止派系之復活，採取下列措置

：○人事：取銷過去「派系均衡人事」惡習，採取「適才適任」方針。○政治資金：確立黨財政制度，一切政治資金，由黨統一籌措。○總裁選舉：由現任黨總裁、副總裁、國會議長、資深議員及前任總裁、議長等組成顧問委員會，推選總裁候選人，再由黨大會選舉，任期改為三年。○國會議員選舉：確立選舉公認制度並改進選舉方法，防止派系鬥爭。

（三）黨務改革：○政治道義：黨及黨員之言論行動，必須清廉嚴正，確立倫理觀念，不得忽略法律秩序或亂用權力及缺乏公共觀念。○政策：堅持議會制民主主義及採取適應時代之各項措施。○組織：加強中央責任體制及地方組織，黨大會代表約增加一千人；加強並尊重總務會，擴大政調會並創設黨政策研究所。○運營：確立黨運營的民主原則，鼓勵青年黨員參加工作，防止黨的老化與腐敗。

馬匪建交後之東南亞

張耀秋

一 馬毛建交的聯合公報

我們看五月卅一日馬毛建交後的聯合公報全文，實為毛共以東南亞各國為對象而施行其誘騙虛惑的一份宣傳品，馬來西亞竟甘作其利用的工具。

試觀「聯合公報」第二項：「兩國政府認為，任何外國的侵略、干涉、控制、顛覆都是不能允許的」。此為毛共對其所謂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五原則的重點之重申，欲以消除東南亞各國對毛共支持其國內共黨從事滲透、顛覆的戒心。毛共仍然強調「和平共存五項原則」的老調，由於類似性

的模式，使我們聯想到五十年代三個悲劇性的外交「風雲人物」，他們也是萬隆「亞非會議的台柱」——印尼的蘇卡諾、印度的尼赫魯、和緬甸的宇努。他們都是倡導中立主義者，也是所謂「和平五項原則」的支持人。其與周恩來的關係，絕非今日拉薩克所能望其項背。但他們及其國家的遭遇，究竟如何？我們如果再揆諸二十餘年來毛共蒙養與支持越共、馬共、非共、泰共、緬共、寮共、棉共、及印尼共黨的事實，如今再作「和平五項原則」的重申，其誰能信？何況在此所謂不允許侵略、干涉、控制、顛覆的語句之後，尚有另一段用作「但書」的文字，此即「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選擇決定」。依照毛共慣用的邏輯，今日世界情勢的特點是「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人民都要求革命」，而毛共對於所有這一切革命都會再三強調加以支持。是則毛共對於東南亞各國的侵略、干涉、控制與顛覆，不過支持各國人民選擇其所欲建立的社會制度而已。似此文字魔術，只能用欺騙對共黨全無所知的兒童，而拉薩克竟真的受其迷惑嗎？

「聯合公報」第二項又謂：「它們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在馬來西亞而言，或以爲此段文字正所以實現並維護其向所嚮往的東南亞中立化，殊不知此爲毛共憑以建立其所謂第三世界領導權的符咒。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的發言，他將整個世界劃分爲「三個世界」，美、蘇是「第一世界」，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發展中的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國家是「第二世界」。而毛共則自稱屬於「第三世界」，明顯的表露出要爭取「第三世界」，拉攏「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此是毛共對外鬥爭策略的重點。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霸」，其所唯一不許反與不能反者爲毛共的「人民解放戰爭」。毛共即經由此一矛盾策略的運用，反霸權而建立其自己的霸權，反勢力範圍而實現其自己的勢力範圍。

「聯合公報」第五項乃着重表明毛共對東南亞華僑的政策：「不承認雙重國籍。凡已自願加入或已取得馬來西亞國籍的中國血統的人，都自動失去了中國國籍。至於那些自願保留中國國籍的僑民，中國政府根據其一貫的政策，要求他們遵守馬來西亞的法律，尊重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中國昔時聖賢謂君子與小人的辨別，須察其言而觀其行，凡言詭而辯者，多行僻而堅。東南亞數百萬華僑華裔之所以能够遵守當地法律，

與當地人民友善相處者，乃基於中華民國傳統美德的表現。而毛共對海外華人之統戰分化，奴役控制，製造各種糾紛，以遂其滲透顛覆的毒計，往事斑斑，彰著在人耳目。我們可以斷言，凡與毛共建交的國家，終必授毛共以可乘之隙，而貽無窮之後患！

二 拉薩克的錯誤想法

馬來西亞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宣告獨立後，由東姑拉曼擔任首任總理，力持反共立場，遵守不與毛共接觸政策。及至一九七〇年九月，原任副總理拉薩克繼任總理，即圖改變政策，推行所謂「東南亞中立化」計劃，妄冀東南亞國家在美、俄與毛共的「共同保證」之下，可以保持「中立」地位，同時積極進行與毛共勾搭的政策。

馬來西亞獨立以前，即爲毛共主要的侵略目標，毛共不僅一直積極支援馬共游擊隊進行叛亂戰鬥，且不斷煽動馬境親毛華人施展顛覆陰謀。馬國獨立後，由於首任總理東姑拉曼在內政、外交上採取明確的反共政策，並加強剿滅馬共游擊隊的軍事行動，才得維護馬國的安全和安定，從而致力於經濟發展。拉薩克繼任後，竟輕率放棄此一正確的政策，不惜以國家的利益與前途爲賭注，冒險從事與毛共勾結的賭博。拉薩克之所以飲鴆止渴，乃基於若干錯誤的想法。

拉薩克最大的錯誤，乃係誤以爲與毛共建交後，可以換取毛共撤銷對馬共的支持，而得苟安於一時。殊不知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馬共即開始武裝叛亂，並與毛共發生關係，毛共竊據大陸後，又一貫支援被英軍清剿的殘餘馬共，使其在馬來西亞獨立後餘燼復燃，在北部叢林、在鄉村、海上和邊遠地區，都不斷發生武裝騷擾與社會暴亂事件。毛共復在華南地區設有「馬來西亞革命之聲」電台，從事宣傳蠱惑。此完全與它對寮、緬、泰共之煽動支持，如出一轍，而馬共的出現最早，馬國地理情況之特殊，更可予毛共以因利乘便的機會。

毛共一向叫囂以「世界革命」爲目標，自一九五四年萬隆會議以來，高唱所謂「和平五項原則」，但其真正意圖從未改變。毛共頭目們亦不諱言：在毛共政權與毛共黨的行動之間必須有所區別，縱使毛共與非共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毛共黨絕不會因此斷絕它和該國內「兄弟黨」之間的「同志關

係」。印度的尼赫魯，印尼的蘇卡諾，緬甸的尼溫，甚至今天仍受毛共豢養的施亞努，親毛媚毛都可說無所不至，但下場則已盡人皆知。以印尼而論，當時印尼與毛共「建交」、「換使」，水乳交融，而印尼共黨卒在毛共指使下發動流血政變，若非印尼軍方及時救亂，則今日之印尼恐已早淪為毛共的赤色殖民地。此一歷史的血腥教訓，為何不深切予以記取？

況且毛共支持東南亞各國共黨顛覆其民主政府，乃是毛共三反政策的一環（反各國反動派），在任何情況之下，毛共決不放棄這個政策，喪失其在共產世界革命鬥爭中的立場。

毛共與東南亞各國共黨為了欺騙各國政府，求得更大的利益和發展，也可以相互配合，運用退一步進兩步的戰略。拉薩克欲以「建交」來拘束毛共支援馬共的叛亂行動，實是一種極大的奢望，毛共目前的虛與委蛇，乃是要在馬來西亞建立「地上」機構，明目張胆從事各種顛覆活動，從馬國各種矛盾——尤其是種族矛盾中煽風助火，以加速馬共篡奪政權。

拉薩克的第二個錯誤想法，則是誤認為與毛共建交，可以藉此對蘇俄實行制衡，而冀求毛、俄在矛盾制衡中，共同承認馬來西亞的中立。因為英國的防務現已退出波斯灣以東地區，美國尼克森總統亦已宣布不介入任何國家地面戰爭的政策，東南亞各國自身又缺乏防衛能力，所以此一地區在軍事上已形成真空地帶，只有「中立化」一條路可走；不過，東南亞國家須要認清一個冷酷的現實問題，此即從毛共或蘇俄手中求取「中立化」的保證，實無異引盜入室，而乞求其勿殺人越貨。

其實，東南亞「中立化」的想法，早在二十年以前，印尼的蘇卡諾總統就有此構想，並且一面拉攏蘇俄，一面拉攏毛共，欲使毛、俄互相制衡，以求取他們對於「中立化」的保證。當年蘇俄與毛共對於中立化的政策，在口頭上極力表示贊同支持，周恩來還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在萬隆會議中大事宣傳，好像毛共真是愛好和平的天使，真是亞非國家的密友。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印尼與毛共的蜜月，加速了共黨的滲透，爆發了印共流血政變，若非蘇哈托將軍乘時崛起平亂，粉碎了印共奪取政權的陰謀，印尼則已成爲毛共的殖民地了。

拉薩克所夢寐以求的東南亞中立化，從此次馬、毛建交所發表的公報與周恩來的講話，對這一問題均未獲得任何具體的結果。周恩來在歡迎拉薩克

總理宴會上的講話，只強調兩點，一是促使東南亞國家反對超強——美國與蘇俄，而投入毛共所設計的所謂「第三世界」之中。二是重申早已被事實所粉碎的陳舊謊言——和平共處五原則。據隨同拉薩克往訪北平的馬國官員透露，如果東南亞中立是代表這一地區不再有外國軍事基地的話，則毛共將予支持。實則這也是毛共所慣用的分化策略，先要那些幻想中立的國家，完全切斷與其他民主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軍事的保護和支援，使這一地區真正變成軍事真空，孤立無援，以利毛共的滲透顛覆與武力擴張。

我們究其實際，今天東南亞國家尚能勉強維持內部的安定和抵抗共黨勢力的滲透擴張，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乃是依靠其他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支持——經濟的與軍事的支持，如果沒有這些重要的支持，東南亞國家就會很快被共黨勢力所吞噬，還能談得上什麼「中立」呢？

馬來西亞此次與毛共建交，是引狼入室，對蘇俄而言，則是招其覬覦。因爲毛共爲對抗蘇俄的包圍，原就急着想鑿入東南亞，而與蘇俄從印度洋經麻六甲海峽東侵的勢力相抗衡。而蘇俄由於眼毛共的勢力侵入馬來西亞，又必急着採取相對的行動，加強對馬來西亞的滲透，如此，馬來西亞將來成爲毛、俄來攻之對象了。

拉薩克想法的第三種錯誤，乃由於誤認爲國內華僑衆多，常有種族問題的糾紛，爲避免毛共利用華僑製造動亂，從而以建立關係來爭取毛共尊重其內政。但是馬來西亞有四百萬華人，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卅七，在經濟上佔絕對優勢地位，華巫國民所得之比爲五比二，納稅額則高達十三比一。但在政治上的權力却與其經濟力量不成比例。憲法上對巫人不論在教育、公職、財產方面均作明文特權保障，而且不斷以擴張性解釋來增加，華人權益只能在巫人的默許和讓步中獲得。公民權是華人唯一的政治權利，在一百四十四席的衆議院中，華人只得卅八席。這種政治上的安排，隨時有引起種族暴亂的危險。前任總理東姑拉曼以家長式的調解來謀和種族上的磨擦，現在拉薩克在處理種族問題時，既缺乏這種協調的能耐，又復與毛共建交，對於不滿特權的華人和左派青年，是極大的鼓勵。

馬來西亞的執政黨爲資產階級政黨，政黨的種族性強，在野與在朝的作風差距很大，故無法產生強大政黨。馬華公會代表既得利益階層，以維持憲制爲目標。但對新興的青年一代，沒有什麼影響力。年輕華人普遍有左派傾

向，他們要求取消馬來人的特權。過去由於刺共及共黨非法化，左派一直無法形成氣候，這種情勢在馬、毛建交之後，就會改觀了。

由此可知拉薩克欲利用與毛共建交，為避免毛共利用華僑製造動亂，從而以建立關係來爭取毛共的尊重其內政，實無異與虎謀皮。正符合毛共滲透華僑社會，企圖打擊反共華僑力量的意願。它們一旦在馬來西亞境內設立使領館，即會公然搞華僑運動，以破壞華僑與當地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從中取利。

三 馬共對馬毛建交的棒喝

對於馬毛建交，馬共的答覆是：在拉薩克啟程訪毛共之前，馬共即在霹靂邦摧毀六十三輛推土機與拖拉機，造成馬國政府一千萬美元的損失。對築路工程與護路隊給予嚴重的襲擊破壞。

拉薩克對馬共的破壞行動，仍然忍氣吞聲的前往北平訪問，並與毛共建交，但在他返回大馬後甫及一週，馬來西亞警察總監拉曼於六月七日清晨乘坐車上班途中，被暴徒槍擊於吉隆坡市中心區李延年大廈附近，不幸當場殞命，這是近一年來馬國高級警察官員被刺殉職的第七人。拉曼被刺之特別引人注目，不僅由於他是主管全馬治安並負責執行刺共達六年之久的警務首長，而更由於他的遇害，適發生於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訪問北平與毛共「建交」後甫及一週。英文海峽時報就馬來西亞警察總監遭暗殺一事評論說：「在此一地區繼續的恐怖與破壞活動，對於所謂與中共建交將使東南亞的叛亂活動終止的任何樂觀的看法，應可發生嚴重的糾正作用。」該報告說：「完全相反的事實可能發生。」

同時，英文新民族晚報今天發表社論說，昨日的事件，「表示馬來亞共黨顯然在抗拒拉薩克總理的藉與中共建交，以對他們採取先發制人的有計畫的行動。」「馬來亞共黨已將他們在叢林中的游擊戰，升高發展到都市中進行恐怖活動。」①

拉薩克於五月卅一日與毛共簽訂「聯合公報」，雙方重申「和平共存五原則」的濫調之外，並由毛共保證馬國可自行處置其境內的馬共游擊分子。拉薩克躊躇滿志，視毛共的諾言猶如「鐵券丹書」。孰料墨藩未乾，急變突起，足見拉薩克妄想以一紙「聯合公報」，就可換取毛共放棄對馬共的支援，寧非癡人說夢，過份天真！

此次馬來亞警察總監在吉隆坡鬧區遭暴徒狙殺，大馬官方解釋這是馬

共忿恨政府與毛共建交使其北平支援斷絕的報復手段。其實毛共早有表示：政府與政府之間關係的改善，不能影響毛共對馬共支持的國際義務。所以，毛偽政權在接待大馬總理拉薩克的同時，毛共黨也同樣要給予馬共領袖陳平一批禮物，破壞築路與殺害警察總監拉曼，便是北平經由馬共給予大馬的另一項禮品。我們祇要看本年二月三日北平「新華社」所發的馬共建軍廿五週年紀念的廣播稿，號召馬人在陳平領導下發展「人民戰爭」，即不難看出毛共在大力拉攏大馬建交的同時，也大力支援馬共叛亂。

毛共的對外政策是以支援各國共黨奪權為長程目標，拉攏各國政府建交祇是暫時的手段，以免倒向美俄而對它本身不利，且可便於其藉外交特權支援其造反夥伴，斷不會犧牲它多年苦心卵翼而贏取被視為「反動」政府的友誼，毛共又安肯為與大馬建交而放棄對馬共的支援？故此大馬共的破壞築路與殺害警察總監拉曼，便是對拉薩克企圖藉北平聲明號召馬共投降的當頭棒喝。

四 東南亞將更趨動亂

戰後的東南亞地區，由於新興國家的相繼出現，由於資源豐富與戰略地位之重要，更由於它是共黨侵略擴張的優先對象，民主陣營保衛自由的主要堡壘，故其安危休戚，與亞太地區乃至整個自由世界，密切相關。二十多年來，東南亞在戰爭和動盪中仍能保持現局，實因西太平洋國家共同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尤其是幾個堅決反共的國家，在軍事行動和部署上發生了翼衛的作用，而美國對各國加以軍經援助及參加越戰，更直接阻遏了毛共南侵的凶焰。

自美軍撤出越南以後，東南亞的防衛力量，已大為削弱，予共黨以因利乘便的機會。蘇俄在印度洋增加艦艇活動，建立軍事基地，並積極向東南亞伸手，增加了新的危機。尤其毛共與馬來亞建立「外交關係」，並公然支援高棉共黨武裝叛亂，予以大量軍援，且支援泰共、非共叛亂，顯示其積極從政治、軍事上向南伸展。

當前東南亞國家安全上均遭受了內憂外患的兩大困擾，而追源溯本，均與共黨尤其是毛共的滲透顛覆有關。就內憂而言，越共、泰共、高共、馬共及非共，或已控制部份土地，或加緊在邊區從事游擊，向城市製造暴亂，東南亞各國今後惟有加強反騷動、反滲透的安全措施，同時擴大邊境、海上的

聯合清剿行動，始可撲滅星火燎原之勢。

就後者而言，以毛共為首的東方共產集團，正以互相策應的戰略，向東南亞發動軍事叛亂與政治顛覆，而毛共以「和平共處」，以擴大貿易為餌，誘惑建交，更是配合其軍事擴張的一項策略。毛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一團政治處於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印發昆明軍區「形勢教育」教材，該教材四一號說明毛共對東南亞各國的陰謀是「利用矛盾開展工作」：

「三、越南停戰也有利於我們和有利於東南亞的人民革命。越南戰爭停下來，首先就影響到印度支那，並且還直接影響整個東南亞。朝鮮停戰後，東南亞這盤棋是盤死棋。越南停戰後，這盤棋活起來了。美國一走，它在亞洲的一些走狗都惶惶不安。泰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家統治者看到美國呆不住了，都想和我們拉關係，這些國家的頭子原來死跟美國，現在也動搖起來了，這種動搖利於我們開展工作。另外，蘇修過去借口支援越南，早已插手東南亞，現在越南停戰了，只要我們加緊工作，就能更有力地揭露和打擊蘇修。英國在東南亞的勢力很大，它對美帝撤走，蘇修插手東南亞，又歡迎，又不高興。還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對東南亞也有自己的想法，這對我們利用矛盾開展工作是大為有利的。」②

毛共對東南亞各國的武裝滲透與顛覆活動，這是早為人所知的，遠在抗戰時期，毛共已假「抗日」之名，在東南亞各地建立起它的第五縱隊。自從毛共竊據大陸以後，它對東南亞各地毛共份子稱為「民族獨立」或「民族解放」份子，但毛共對彼輩的指揮和支援繼續加強，甚至對那些已與毛共政權建立了外交關係的「友好國家」，也毫不放鬆其武裝顛覆活動。緬甸就是一個例子。一九六五年印尼的共黨武裝叛亂更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正是毛共對東南亞各國關係的真相。

最近如以馬來西亞來說明更為恰當，當馬來西亞成立之際，毛共對馬來西亞充滿敵意，直至最近，毛共一邊和馬來西亞進行「建交談判」，一邊又加緊對馬共的支援。本年二月四日，毛共新華社轉播了馬共「馬來西亞之聲」電台二月一日一篇慶祝「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建軍二十四週年的社論。該社論強調說：「在熱烈慶祝我軍成立二十四週年的時候，我們要認清大好形勢，積極開展戰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要密切聯繫羣衆，加強軍民團結，廣泛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為進一步人民戰爭而奮鬥」。四月八

日，新華社又轉播了「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一則廣播，這則廣播聲言馬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不能改變的」。「我們將繼續以武裝鬥爭作為主要的鬥爭形式」。可見毛共武裝顛覆馬來西亞以至整個東南亞的根本方針絕不會改變。

東南亞在目前的低氣壓之下，可以說正處於徬徨、煩躁、浮動和不安之中，此一地區現正瀰漫着的中立主義，實不過是使人暫時迷惘麻醉，慢慢走向死亡陷阱的魔咒而已。過去在尼赫魯與蘇卡諾的身上已應驗不爽，故曾經一度消沉，不料自一九七一年以後又被馬來西亞從垃圾桶裏檢出，再度加以提倡。殊不知共黨最善於對中立的運用，其滲透顛覆非共國家的策略，有所謂「中立戰術」，誘騙原來反共反奴役的國家或個人，使其不反共、不反奴役，但亦不必立即加入共黨陣營，而僅須表示中立態度，事實上却是已離開反共的立場，向共黨接近了一步。現在東南亞標榜中立，聲稱對內防共而對外不反共，可說是開始走第一步，其未來演變實極為危險。

從地理上看，由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五國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猶如在南中國海面擺開的長虹。馬毛建交後，毛共惡勢力已由拉薩克引入此長虹之核心。東南亞國協之間，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為菲南回教徒而引起的齟齬，印尼與新加坡對馬國與毛共「建交」後情勢發展之猜疑與關懷，馬國對泰國南部回教徒分離運動之態度，均為東南亞國協當前所令人關注的問題，且將影響及該國協之合成功力與結合體。

自美國尼克森總統以談判代替圍堵的妥協政策，將美軍自印支三邦及泰國撤退後，俄共鑒於毛共勢力將乘虛向南伸展，為圍堵毛共，及從南北控制毛共，最近兩三年來，俄共在此地區，大感興趣。首先即倡導「亞洲集體安全」，繼即與印度、孟加拉結盟，又與緬甸交好。現在因馬、毛建交，毛共勢力伸入中南半島的南端，俄共自必更加緊介入此一地區的活動。如此，則拉薩克所大聲疾呼的東南亞中立化，不僅不能獲得美、俄、毛的保證，且將使此一原來極安定的地區，成為美、俄、毛積極介入，尤其是俄、毛爭持的焦點，從此以後，東南亞地區將必更趨於動亂，這是值得我們注視的情勢。

一九七四年七月廿四日脫稿

註①中央社新加坡六月八日專電。

註②袁孔淵：「毛共對外的真實陰謀與內部情勢——匪昆明軍區『形勢教育』教材的解析」，載「匪情月報」十七卷五期。